

近日,香港著名作家潘耀明先生撰写的非虚构文集《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名家手迹背后的故事》(简称《这情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6万字,加上插图、手稿、书画、信札的影印图片等,洋洋洒洒454页纸,配以墨绿色的装帧设计,俨然一座精美厚重的人文知识和精神宝库。翻开细品,其真挚丰沛的文人情感、跌宕起伏的文坛轶事、多元开阔的国际视野纷至沓来,仿佛一支古朴悠扬又时尚灵动的曲乐,时而雄浑阔远、感天泣地,时而低回沉郁、婉转哀愁,让人应接不暇、叹为观止,又遐思顾盼、欲罢不能。

### 真挚丰沛的文人情感

古语有言:“诗缘情”(《文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文心雕龙》),可见“情”自古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文学生产机制而言,“情”构成作品的重要来源;从文学接受角度而言,“情”又构成作品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其中蕴含的真情实感激发读者内心的波澜,引起思想与情感的共鸣。《这情感》以“情”为脉络主线,贯穿连缀76篇散文随笔,展示了中国现当代名家大师们真挚丰沛的情感世界。

对祖国的忠贞热爱。文中访谈记述的对象不少是新中国成立前即已成名的文学大家,他们受五四新思潮的洗礼,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目睹并经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楚和辛酸,有的还参加过爱国救亡运动(如老舍、冰心、俞平伯等),“文革”时期先被批判后又复出,虽然历经世事的沧桑巨变、人生的

沉浮历练,并遭受个人的屈辱和伤痛,归来已是古稀之年,却始终保有对祖国母亲的热爱。正如著名爱国诗人艾青的诗句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980年,已届七十的艾青在写给潘耀明的诗句中仍豪气干云:“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满怀对中国未来的希冀和信心。

对文学的坚守向往。文学创作既有天赋的成分,更离不开后天的勤奋努力,而一代大师的诞生,背后往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守付出。比如俞平伯二十出头即完成了著作《红楼梦辨》,后来受到批判仍未放弃,历经70春秋终成享誉海内外的红学大师。年届八十的萧乾和夫人文洁若毅然肩负起翻译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重任,经过4年异乎寻常的艰辛付出,终于完成了这项浩大工程,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励志佳话。

对生命的虔诚敬畏。文学的功用,往往被认为在于对人的感化教育,而感化教育的力量很大程度来自于对生命的虔诚敬畏。如被称为“人民作家”的巴金,始终把“真”与“善”奉为圭臬,坚持“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文革”后,面对自己犯下的违心之失,巴金敢于直面历史,剖析自我。巴金逝世后,潘耀明将这一噩耗转告时在英国的金庸,对方在悼念文章中表达了对巴金人格和作品的深深敬意,对其道德文章《随想录》更是推崇备至。

诚然,“这情感”也是潘耀明的情感,其中既有对中国文学的崇敬向往之情,也有对前辈师友的崇拜仰慕和感恩铭记之情,以及对文化事业的坚守奉献



之情。由此我们看到撼动人心的锦绣文字、如若珍宝的书信札记、富足辽阔的精神世界和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这是文学带给潘耀明的馈赠,也是文学带给我们的馈赠。

### 跌宕起伏的文坛轶事

非虚构人物传记在中国文学具有悠久的传统,《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等即被认为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鼻祖和优秀典范。《这情感》虽不在纪传,但如副标题“名家手迹背后的故事情”所言,记载了不少雅趣轶事、异闻奇录,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勾勒出30多位名人大家的精神肖像和神采气质,这也是该书的主要魅力和趣味之所在。

## 永不泯灭的“这情感”

□杨璐临

提起文人雅趣,往往绕不开琴棋书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家自然也不例外。比如沈从文、俞平伯、汪曾祺等都是文人、作家兼书法家。老舍的爱人胡絜青在创作之余,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画家。“童话诗人”顾城不仅诗艺超群,还擅作画,且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笔者在讲述这些雅趣趣事时,并非旨在志异,而是与其创作、品性等结合,以探求文学艺术与为人处世的内在关联和隐秘。如胡絜青的习画之路培育了她艺术家的道德规范,成就其高雅纯洁的生活情趣和老实低调的做人原则。顾城的画作和其诗作、为人一样,追求至纯至真,体现了对现代主义的反叛,也暗藏了和现实世界不可调和的冲突矛盾。两种截然不同的志趣习性映照了南辕北辙的命运走向:一个淡雅如菊安享晚年,一个黯然凋零并给身边人留下无限伤痛,足以后人所深思。

除了写意纯真的一面,还有人物的坎坷遭遇。比如顾城在新西兰为求生计饲养鸡卖蛋,因被邻居投诉当局而收到养鸡禁令,后来竟充当刽子手日杀百鸡,对此文本都予以如实记叙,且始终保持平稳克制的笔调,让人物的窘迫无奈和无助苍凉得到恰到好处的呈现。于是,朴实的文字也泛起内心的波澜,在大时代背景下踽踽独行、飘然卓立的“人”的形象跃

然纸上。固然,这些跌宕起伏甚至离奇的情节里,也不乏作者的痛心喟叹(如对于顾城杀妻自杀的悲剧),但叙述笔致从不越轨偏废,此又见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人性的体察洞彻。

### 多元开阔的国际视野

凭借独特的地域和区位优势,香港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窗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迎来了春天,文学的对外交流和发展也迎来难得机遇。一方面,不少内地作家应邀赴港或经港赴境外交流,如“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新加坡国际文艺营”等,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另一方面,香港的出版传媒界人士也有机会来内地访问交流,这些都为潘耀明的拜访之路提供了便利,打下了基础。

潘耀明生于福建省南安县,10岁随母亲前往香港生活,中学毕业后进入报业工作,历任《海洋文艺》编辑,香港三联书店编辑部副主编、副总编兼董事,期间赴美留学并取得纽约大学出版杂志学硕士学位,后受聘于金庸掌舵的《明报》系统,担任《明报月刊》主编长达27年(期间追随金庸策划文化杂志,后重返《明报》)。长期的编辑生涯培育了潘耀明多元开阔的国际视野,金庸“承传文化薪火”的理念更对其产生深

远影响。加之自身对中国作家作品的长期关注,多年来身处世界经济贸易中心,始终坚持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

在结识拜访文学大师之路上,潘耀明不仅是编辑,还是晚辈、学生、朋友。在他们访港或经港期间,潘耀明常常陪伴左右,身兼导游、讲解员、摄影师等多重身份,其热忱常常让作家们感动不已。不仅如此,潘耀明还具备极高的文学修养,并深谙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每每论及头头是道,这也是作家们与之鸿雁不绝,并纷纷把自己的文章书稿托付发表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份信任和重托,潘耀明视若珍宝,并通过自己在出版传媒界的人脉资源推广传播,让读者有幸目睹大家们的风采。如巴金的《随想录》(繁体字版)、卞之琳的《雕虫纪历——1930—1958》(增订版)皆是他在香港三联书店时出版的,经由其编辑发表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

如今,《这情感》里的大师巨星们多已陨落,曾经青涩内敛的文学青年也已年届古稀。然而,作为《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兼任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执行会长等职务的潘耀明,依然活跃在国内外各种文学现场,为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奔走呼号。面对应接不暇的采访访谈,他总是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尽显中国文人敦厚儒雅、恭敬谦卑的风度气质,仿佛还是文学道路上孜孜矻矻、奋发以求的青年。是的,纵使时光飞逝、物换星移,但大师风采仍在,少年之心依旧,正如潘耀明的笔名“彦火”一样,“这情感”激情似火又温暖如春,向世间展现许多美好,呈现无限希望。

## 《爱的五种能力Ⅱ》自序

□赵永久

当今,离婚高发和结婚年龄的推迟,都预示着拥有一份幸福的亲密关系并非易事。在追求长久幸福的亲密关系的过程中,有的人在进入亲密关系这件事情上努力多年,却依然不能如愿,有的人虽已进入亲密关系,却痛苦不断。

特别是在物质财富已经极大丰富的前提下,不幸福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痛苦,已经成为影响幸福的最主要因素。

住着大房子,楼下停着豪华汽车,账户里有足够的钱,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随时下单,但就是感觉不到幸福,家里缺少应有的温暖和爱意,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在亲密关系中,吵架、隐忍、冷战等痛苦的情景消耗着人们的精力,伤害着彼此的身心,并且在此之后,通常还不能真正解决。

那么,身处亲密关系中的人们到底要如何避免这些问题而真正拥有长久的幸福呢?

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亲密关系需要经营,但到底要如何经营呢?

从大约十年前,当我完成上一本书的理论建构以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想探索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这些年,我一边从事婚恋心理的培训和咨询工作,一边学习、研究和思考,并在自己的生活中观察和实践。

三年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之后我把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总结归纳成了课程,通过讲授和体验的形式分享给前来参加课程的学员们,大家反馈运用之后,关系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我想这与课程本身回答了之前那个问题是有关的。现在,我很肯定地与大家分享我找到的这个答案:亲密关系经营的核心是滋养,更准确地说是彼此滋养。

想要经营好亲密关系,我们只要去探索如何在生活中去滋养彼此就完全可以了。一对爱人之所以会相爱,也正是因为当初彼此都觉得对方是可以滋养到自己的那个人。换句话说,相识后曾经体验过被对方滋养并渴望被对方更多地滋养,正是我们很多人跟爱人陷入爱河的深层原因。只不过在实际的婚姻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可以持续地滋养到对方,也当然并非人都可以在亲密关系中一直得到滋养,也有很多人在真正进入亲密关系后不但没有得到滋养,反而会被伤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关于如何在亲密关系中滋养对方,也并非人人都有机会学习和体验到。在很多人成长的原生家庭中,父母并不是以相互滋养的方式在相处,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滋养也远远不够。

在本书中,我会详细地介绍在亲密关系中人们需要的滋养有哪些,以及如何滋养对方和如何邀请对方来滋养自己的具体方法。

同做任何事都需要能力基础一样,滋养也需要具备能力基础,在上一本书中,我介绍了爱的五种能力:情绪管理、述情、共情、运行、影响,这些正是我们想要在亲密关系中滋养彼此需要具备的能力基础。

比如,情绪管理的能力不够,在对方有需要时我们就可能只会发脾气、使性子,根本没有心情去考虑对方内心深处的需要是什么以及如何去滋养;再比如,述情的能力差,也就没有办法让对方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深层的需要,渴望什么样的滋养;还比如,共情的能力差,就没有办法在对方需要情绪支持时及时给到,也没办法让对方感到被深深懂得等等。没有爱的能力的人,往往在亲密关系中只会渴望被滋养,较难滋养到对方,所建立的关系也就比较脆弱,当然也难以拥有长久幸福的关系。

同时,虽然本书是写亲密关系的,但因为亲密关系在心理层面上是亲子关系一定程度上的再现,所以,书中写的很多方法和原则也是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

探索真理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尽管我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来思考和实践这本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但我相信,也还有不少没有在我的视野和经验中的内容,这本书也一定存在可以完善的地方,这一点还请大家谅解!

(摘自《爱的五种能力Ⅱ》,赵永久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 苏州的乡愁

□奔跑

不要听他们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快乐成长/然后把一个/脸上涂着胭脂的女孩/领回家/你的名字叫陶醉/我想叫你陶渊溪/通俗而简单/等你明白过来/我已经不在了

苏州的陶老师在某日朋友圈里,发布了一张刚出生的孙儿的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粉嘟嘟的,还没有睁开眼。然后,他配上了这样的诗。

深夜,在姑苏城的某个酒店房间读到这样的诗句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个苏州老爷子们的寄语中,有着活泼泼的生命体验,还有一缕淡淡的岁月惆怅,很打动人。当我把这份独特的“诗配画”作品推荐给朋友们后,颇感动了几个还远没有资格当爷爷的家伙。

陶老师者,《苏州杂志》主编陶文瑜先生是也。在他这里,我仿佛寻觅到了老苏州的踪迹。

此次苏州之行,是20年后的重访。

这些年,重访故地于我是既“怕”又“爱”。怕的是,是在时光流逝中人非物亦非;爱的呢,那分明是因为曾经沧海。

苏州于我,便是如此。

汽车行驶在宽阔的高架快速路上,我心里颇忐忑不安。毕竟初次来到这里时,我还是一个满怀热血童真的学生。

果然,远远看见那熟悉的塔影了,同时我知道,那虎丘几乎已沦为街心公园。

某个时刻,中华大地上的城市仿佛苏醒过来,野蛮生长,生机勃勃,水泥建筑像雨后的爬山虎,快速漫过原本安静的郊野田园。我心里酸酸的,像与初恋的女孩不期而遇。她突然出现在你眼前,风采不再,带着点落寞萧条,轻而易举地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海喧嚣中,变得难以辨识。

而当年造访这里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在苏州大学借了自行车,满头大汗地骑来,像奔赴一场初恋之约,心头撞着鹿。口袋里则郑重地装着记事本和笔,我把她打动我的每一副隽永的楹联、每一通梦幻般的碑刻,都认真地抄录下来,回去后细细品味。

这次我只在陆羽井边的茶楼,要了一杯碧螺春,在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了片刻。

寒山寺,就不去了吧。甪直、同里,也不去了吧。于是干脆决定,以前去过的地方这次统统不去了。就这样,我制定了一个“不招惹谁”的计划:白天去寻访几个名人故居,就在下榻酒店附近,有锦帆路的章太炎故居、凤凰街的吴大澂故居、滚绣坊的叶圣陶故居。晚上呢,去逛逛阊门。

遗憾的是,我在这三公旧馆都吃了闭门羹。

章太炎故居前的杂货铺老板微笑地看

着心有不甘的我说,这里从不开放的,没收拾好,展品太少。吴大澂故居显然已经是一个修葺一新的文物旧货经营场所。邻居说,很多时候见开门呢。叶圣陶故居也大门紧闭,隔壁的大妈说,你要上班时间来,这里有上班的。门口的匾牌显示,这里是《苏州杂志》的编辑部所在。看来,这是此行唯一的指望了。

似乎是要补偿我似的,次日上午的叶公旧馆之行则颇为惊喜。

门开着,照壁后就是一个普通小院,虽方寸天地,却充满苏州园林的自然精神。古树必不可少,葡萄藤架下有石凳石桌,一捧池水清澈见底,竟也嬉戏着几尾鱼。这曲尺形的平房,就是当年的叶公寓所了。1935年,叶圣陶生出此小筑,在此居住了两年多。

每间办公室都开着门,里边的主人都伏案在书堆中。对我们这样的游客,估计他们已修炼得可以熟视无睹了。

叶公的掌故先放放,我想,陆文夫先生创刊《苏州杂志》时我就是读者,应该有资格去打扰一下这些坐拥书城的编辑先生。这曾经也是我理想中的职业呢!

推门而入随机拜访了两位,黄恽先生和陶文瑜先生。短暂的会谈让我感觉到,这方寸小院分明连接着江南文脉。

时间近午,黄恽先生正在不紧不慢地吃饭,端着不锈钢的饭盆边吃边与我聊天。他随手捡起一本装帧精美的书送我,给我题赠时问:你的名字怎么写?

这本名为《难兄难弟:周氏兄弟识小录》的随笔集刚出版,是黄恽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他选择了一个有趣的领域:民国掌故。他说,“掌故”就是现在说的“八卦”。借生活所赐,他收藏了大量的民国书刊,尤其擅长在小报上挖掘细节,写成饶有趣味的小随笔,集腋成裘,已经出版《秋水马蹄》《古色异香》《蠹虫散辑》等一批著作。

这样的研究,恐怕只有苏州学者才玩得来吧!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于“八卦”中也能见天地、见众生。这是黄恽先生给我的启示。他对周氏兄弟的掌故研究就很有趣。

比如对至今为人所诟病的鲁迅婚姻,他从人们所不注意的小史料中挖掘出隐秘而有趣的细节,比如,鲁迅遭受朱安两次“要挟”,对许广平也有家庭“冷暴力”。他于史料的辨析中,不经意把鲁迅还原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这使得小研究有了“大”意义。他寥寥数语,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几年前,他曾公开发表高论,认为“民国”也成“热”是可悲的,民国是个很糟的年代。他努力做一些工作,就是在小报八卦中挖掘、考证,不加掩饰地呈现点滴的民国人和事。他的结论是,民国人物最大的特点就是“没特点”,他们就是你我一样的人,艰辛地活着。由此,观照当下以美化和缅怀为主流的“民国热”,恐怕只是今人借以浇心中块垒罢了。我想这是他所说的“可悲”之处吧。

黄恽先生看似琐碎的研究,貌似苏州男人的漫不经心,实则绵里藏针,跃动着一个学者思想的硬度。你稍靠近,他会硌疼你。

陶文瑜先生则是另一种风景。

(摘自《在庐山遇见王阳明》,奔跑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